

幸福是一个比较级。
狂风暴雨后的点滴温暖，
都是足以让她铭记一生。

用你的名字暖我

李萌瑶
著



史上最不可思议
追爱宝典

暖心美男千千万，
不行咱也不能随便换！

舒桐在薄雪的眼中，一直是特殊存在

都说总裁
该杀伐决断
雷厉风行

都说总裁
该气质高冷
霸气外漏

舒桐却撒娇赖皮
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

舒桐却软软糯糯
温言细语爱说给她听

><
薄雪摊手
只要有爱，温暖彼此

就算这个总裁

不太靠谱
也完全没问题

幸福是一个比较级。
狂风暴雨后的点滴温暖，
都足以让她铭记一生。

李萌瑶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用你的名字取暖 / 李萌瑶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97-5

I . ①用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1671 号

书名	用你的名字取暖
作者	李萌瑶
选题策划	怪兽工作室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孙逊 张丽君
封面设计	刘芳英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数	225 千字
印张	9
版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697-5
定价	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楔 子	没有如果	001
第一章	所谓缘分	012
第二章	一场战争	034
第三章	真实身份	059
第四章	朝夕相处	076
第五章	旧事重提	095
第六章	舒桐之争	109
第七章	平静生活	126



目录

第八章 情敌难防	•	142
第九章 紧闭心扉	•	160
第十章 各显神通	•	176
第十一章 突发事件	•	196
第十二章 好事多磨	•	214
第十三章 带你回家	•	231
第十四章 进退两难	•	251
第十五章 花好月圆	•	269



左小影麻木地摆弄着手机。

已经将里面的联系人翻了好几遍了。

她想给人打个电话说些什么，却发现无人可打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有人说，每个人的手机里都长年存着一个电话号码，不管是丢了手机还是丢了卡，这个号码永远都记得。但是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再打电话或发短信。好比流年里永远不会失去的某种颜色，小心谨慎，秘密地藏在心里最深最柔软的地方，有的时候凉薄，有的时候温暖。

左小影的手机里就有这样一个号码，一个看了就会觉得心里隐隐作痛且会影响情绪，让人十分烦躁的号码。

这个人的名字在她心里十年了，从来不曾忘记，也不敢想起。

他叫舒桐。

左小影很想编条短信跟舒桐说点什么，思考了很久，却不知道该说点啥。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整整十年了。当初该说的没说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，就算现在想说，也可能无话可说了。

想了想，她给薄雪打了个电话。

是的，每个人的手机里有一个一直存着却从来不会打，看着都会心痛的电话号码，也一定会有一个看了就会觉得温暖的电话号码。

想到薄雪这个丫头，左小影的嘴角挂起了宠溺和温暖的笑容：这个孩子啊，真是让人省心！

这种事本来不该和薄雪这个小丫头说的，但是左小影实在找不到人倾诉，何况薄雪一直都是她的倾听者。这些年来，薄雪不离不弃地陪



着她——当然，两个人是相互陪伴的。

左小影现在遇上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麻烦。

八天前，她旗下的一家夜总会的一个员工，将自己反锁在男厕所里，被人们发现时，这名员工已经死亡！公安部门鉴定后出了个什么鉴定结果叫“非他杀”。

什么叫非他杀呢？

你不能说他是自杀，因为你一说，人家家属就急。但是至于他是怎么死的，他们心里大概都有了个数——应该是他偷偷注射的药物过了量。

他还算是个不错的老员工，今年二十八岁。三天前，他老婆刚生完孩子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没出院。后来又听说他的老母亲病了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他复工第一天，就出事儿了。

外边来闹事的人已经围在大厅里整整七天了，上百个人，一看就是专业的队伍。都说开夜总会的老板后台硬，但是她没有后台，所以她被这群人困在了里面。

出来十年了，左小影没有后台，一直只能靠自己，所以她很谨慎。但是人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的场子出事是因为自己的员工。

事情发生后，她第一时间到了死亡的员工的家里慰问，并带去了两万块的现金。她承诺，员工的后事办完后，还会再给家属一笔抚恤金，并供养员工的孩子上学，直到孩子年满十八岁。

与此同时，她还让自己的弟弟左小志号召员工捐款。

当时家属感激得鼻涕眼泪一起流，拉着她的手连声说感谢。

却不想才过了一晚，在某个亲戚的撺掇下，死者家属就改变了主意：他们一口咬定左小影开的是黑店，把员工害死了，并狮子大开口，索要一百万的赔偿金。

死者家属拒绝还价，拒绝讲理，拒绝解剖尸体查明真相。他们一口咬定，人是你们害死的，就要一百万，不然就闹死你！

左小影在心里冷笑：你们知道一百万是多少钱吗？当初我挣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，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！

钱，她当然不会给，态度很坚决也很明确。

于是，对方就请了专业的闹腾队伍过来堵了店，在店门口及大厅拉起了条幅，还摆满了花圈，供起了灵堂，连棺材都摆上了。

每天光这一百来个人就把大厅围得水泄不通，别说营业了，这些人一句话不对盘儿就砸东西，更别说外边还有一堆指指点点、口水沫子乱飞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。

左小影是想好好谈来着，但是对方一张口就要一百万。一听到这一百万她就怒，这钱如果给了可真憋屈，估计她这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，心里留下阴影。

其实前几天，是有机会解决这件事的。

几天前，有个据说在这个城市很混得开的老家伙过来装老好人，用色眯眯的眼睛看着她说：“小左啊，你何苦这样倔呢？你这生意是门面活儿，光广告都花了不少钱啊，跟他们拼不起。你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？与其这样耗着，不如直接把钱给了。”

左小影还是那句话：“不是我们的错，不赔钱！赔了钱，就真的成我们害死他了。这罪名我们背不起，也不想背！”

那老头子见周围的人出去了，凑到左小影的身边，突然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如果你想解决这件事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……”

看着他不怀好意的眼神，左小影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不过她还是强笑着说：“张老若是能为我摆平，这一百万我宁愿给你。”

老头子嘿嘿直笑：“我已经坐在这种位置上了，你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敢要，也不值得要。我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。”

左小影当然知道。

这个老不死的是出了名的色狼！他曾经多次要求她去陪酒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光看着他的眼神就能猜出他想要什么。更何况，他已经将手伸到了她大腿上！



左小影狠狠地将他的手挥了下去，说：“张老，我左小影向来不做这样的交易，你明白的。”

老头子冷笑：“我知道你清高，但是现在是你清高的时候吗？只有我能帮你摆平！”

左小影冷笑。她按了一下桌上的铃，将左小志叫了进来：“小志，张老喝多了说胡话，请他出去。”

左小志不是个脾气很好的人，一见这样，便明白了几分。

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有个漂亮的姐姐。这十年来，像张老这样恶心的苍蝇不计其数。就在这间办公室，他就为姐姐揪出去过很多只。有的时候他也感叹自己时运不济，怎么就有这么一个不让人省心的姐姐。虽然他常常叫左小影“红颜祸水”，但是他甘心做只乖乖的“忠犬”，随侍她左右。

谁让左小影是他唯一的姐姐呢？就是要他的命，他也愿意啊！

想到这些，想到姐姐这些年打拼所受的屈辱，左小志在“请”这个老头子出去的时候，动作也不怎么温柔。

老头子被往外推，他嘴里还在叫：“左小影，只要你在这里开一天店，你就得求着我，我会让你后悔的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左小志就往这老不死的脸上揍了上去。老头子混到这个位置，几时有人敢揍他？顿时嗷嗷号叫了起来。

这个老色狼一直觊觎他姐姐的美色，左小志想揍他已经很久了，加上被那群闹事的人包围了几天，心情实在不好，就直接打人了。

这一打就打出祸事来了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就有各种政府部门的人员过来找事儿，罚款单像流水一样流向这里。

左小影恨不得一刀捅死那个老不死的。

内忧外患。

饶是想着不理这些无理取闹的人，左小影撑到第七天，也有点撑不下去了。

每天听着闹事的人打砸、骂人的声音，家属的哭喊声以及请来的戏班子哭丧的声音，她就脑袋疼，几乎都没怎么睡着过觉，一睡着就听到鬼哭狼嚎在耳朵边炸响。她觉得自己这些年风里雨里趟过来，心理够强大了，但还是招架不住。

看着她这个样子，自小了解她的弟弟左小志同志不吭声地盯了她很久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姐，等这事儿完了，咱们回老家吧！这些年钱也挣够了，不干这事儿了，实在不是人干的事儿。”

左小影的眼眶湿润了，没吭声，点了点头。

左小志见状舒了口气，痞着脸来了一句：“这些年，你光顾着店里，成了老姑娘嫁不出去了。等这事儿完了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嫁出去，哪怕咱倒贴钱也行。”

左小影白了他一眼。

不知道从几时起，她成了左小志心里的一块疙瘩，人到三十竟然还没嫁出去，这算什么事儿？

左小影突然想到薄雪马上要放假了，正要说让左小志去学校接她回来，突然听到外边的声音高了起来。

堂弟左小白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：“大姐，不好了，打起来了！”

左小影火大了：“不是说好了吗，只拦着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吗？”

小白说：“是这样交代的，但是他们请来的人大多都是混混，素质太低了，摸咱小姑娘。”

左小影怒了！

家属请来的这一百来号人，大多是无业的混混，还有打赤膊的，身上个个都有青龙白虎的文身，这说明他们来自江湖；素质也很低，每天收了钱，没事就在店里砸东西，抽烟喝酒吐痰骂人。推推搡搡的事发生过几回了，但是因为有警察在中间拦着，一直没动成手。

说到警察，左小影更气。这么明显的事，警察根本不管，每天只是派人来盯着，一有冲突就劝开，那帮人砸东西、骂人，从来不管不问，装作没有看见。



这不，小混混看见服务员小姑娘都长得漂亮，终于按捺不住下手了。

左小影还没有说话，左小志先怒了：“这帮小兔崽子，真低级，我去阉了他们！”说着就冲了出去。

左小影赶紧冲小白说：“去，拉着这个二愣子，别让他冲前头。”

小白得了令赶紧去了，却没有拉住左小志。

左小志上去骂了人，那些混混不是吃素的，就动起手来。不知道是哪个混混掏出了刀，冲着小志连捅了几下，小志就倒在了血泊里。

左小影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几乎像疯了一样地冲到了门店大厅，看到她唯一的弟弟倒在血泊里，她一边大叫“喊救护车！”，一边冲那群闹事的人吼道：“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你们！”

可小志还是死了。

左小志同志，年仅二十六岁，正和店里的一位服务员谈恋爱，已经订婚，说是过年商量结婚的事。他前不久给准媳妇儿买了婚纱，却再也不能看见心爱的姑娘穿上婚纱的模样。

世事无常，有人曾说：人生就是一台戏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各自演绎着悲欢离合。可是为什么左小影的世界里总是只有悲和离呢？十年前，她离开了最爱的男人；现在，最爱她的弟弟永远地离开了她。仿佛一只胳膊活生生地被人掰断，又仿佛心被绞碎了一地，她几乎痛得没有办法活下去。

曾经，她以为爱情的失败和十年的相思让她遭遇了人间最痛的事，可是亲人的离开把她的灵魂都夺去了。

十年了，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了。

十年开了十家娱乐城，最后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没有保住。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爹娘，她觉得自己就是死了也赔不了罪。

被那么多人围攻的时候，她报了警。警察除了劝她掏笔钱息事宁人，就是远远看着，任那些人砸店、打人、耍流氓，这会儿出了人命才慌了。

她打心眼儿里希望警察能管管事儿，为自己弟弟讨一个公道。但是警察竟然告诉她：“你弟弟在和人争执的时候也动了手，人家可以说是正当防卫，你们不一定能赢这场官司。要不就算了，刚好一命赔一命，把这场事儿了了，以后你就可以继续赚钱了。”

左小影真的疯了，完全疯了！

经历过舒桐的事，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她自信是个不偏激、不执着、不暴戾的人，不算健康阳光充满正能量，但是也不算是没事儿就想报复社会的人。可是头一次，她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怀疑！

她痛哭、悲愤、绝望，几乎将自己的嘴唇咬烂了，也化解不了心中的怨恨。

对方见出了人命，便过来谈判，说一命抵一命，不再追究原来那个员工的事情，希望左小影撤诉，这件事就算了了。

左小影没有思考便答应了。

她约了家属那边的人过来，在那位张老还有涉案警察的调解下，在娱乐城彻底了断这件事。

她支开了左小白，没有让任何人陪着她，准备自己解决这件事。去娱乐城之前，她照旧把手机号码翻了几遍，最终鼓起勇气给舒桐打了个电话，那边传来照旧冷静而理智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觉得喉咙有点堵。

终于明白了有句话为什么叫“未语泪先流”。她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，只听到舒桐的声音，眼泪就哗啦啦流了出来。

好不容易才把想歇斯底里痛哭的感觉咽了下去。

她想说：“我很想你，想见你，想你陪在我身边。”可是她说不出来。

十年了，每年只给他打一次电话，每一次竟然都还会有关心跳的感觉。每年她都只会说一句话：“我很好，你好吗？”

舒桐从来不回答她，直接简单粗暴地挂掉电话。

今年也是，只不过比往年提前了。

左小影强压住想哭的冲动，没有说出想说的那句话，只是说：“我



很好，你好吗？”

舒桐那边沉默了很久，照旧毫不留情地挂掉了电话。

也许在舒桐眼里，左小影绝不是属于受欢迎的那种人。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？她的心在刺痛，却只含着眼泪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踏进夜总会之前，她把早就编辑好的几条短信分别点击发送了出去，然后昂着头踏进了夜总会大厅，那些人早都在等着她。

左小影没有哭也没笑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就像是这十年来每一次踏进自己开的每一家店一样。

但是她知道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！

舒桐挂断电话其实就后悔了，想再给她打过去，但是始终坚持着没有打，他在努力地克制自己。

十年了，每年左小影只会给他打一次电话，每次就一句话：“我很好，你好吗？”然后就是沉默。他很烦这种对话方式，像是坚持进行着某种仪式。

左小影每年选择给他打电话的时间都是在除夕，但是这次破例了，没到除夕，她竟然就给自己打电话了。她的声音听着不对劲儿，却还是这句不咸不淡的话。

他生气了。

毕竟十年了，这些年他接电话的态度也一年比一年恶劣，有的时候甚至不想听她说话就直接挂掉。

但是这次，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安，直到接到左小影的短信，有好几条。

一条是：“小志死了，被人捅死的，怪我！”

一条是：“我们之间，这些年，都怪我，我想这些年我欠你一句对不起！”

一条是：“所有事情我都交代给张律师了，他下午会和你联系。请你照顾好我的父母和薄雪！”

最后一条是：“我爱你，一直都爱！”

其实看到第一条的时候，舒桐的心就开始乱跳了，很久没有过这种慌乱的感觉。当看完最后一条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虽然他并不知道“薄雪”是谁。

他赶紧给左小影打电话，却得到了关机的提示。十年里，这是他头一次主动给左小影打电话。他的心里越来越慌，突然大叫自己的助理林若然：“林助理，给我订机票，马上！”

林若然匆匆过来问他，只见他挂了满脸的眼泪，手足无措。她也慌了，什么时候看见这个纵横商场的男人这副模样了？她赶紧问他时间和目的地，听了目的地，她有点不悦，皱着眉头道：“舒总，你去找她吗？”

这个是不受欢迎的“她”。连林若然也不喜欢左小影。

舒桐心乱如麻，完全没有听出林若然语气里的不高兴，只是严厉到几乎失控地说：“是的，赶紧！”

林若然从未见过舒桐这样的神情，心里也怕了，想了想，转身去订票。

舒桐手忙脚乱地找到了小白的电话，打了过去问情况，小白说了小志被捅死的事，也说了警察不管的事，告诉他现在左小影一个人去谈判了。舒桐大骂：“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？你怎么能？赶紧的，你带一些人过去，快，快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”

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还没有上飞机，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，小白就像天塌了一样哭着打来电话，几乎哭得昏死过去：“大哥，你快来，我姐她，和那些人同归于尽了！”

要不是司机小王扶着他，他几乎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

左小影！

这个女人真是个疯子，怎么能，她怎么能？

其实舒桐也快要疯了。他想骂人，想哭，甚至想号叫，却哆嗦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有眼泪，抑制不住地迅速漫延了满脸。



这个女人曾经离他很近……

又变得很远……

现在彻底没有了……

司机小王已经扶不住舒桐了，他像根面条一样歪在那里，直立不起来，挂着满脸的眼泪，手脚都在哆嗦。小王从来没有看见过一米八几的男儿腿抖成那个样子，全身几乎都在抽搐，嘴也哆嗦得说不出一句话。小王赶紧给林若然打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林若然带着舒桐最信任的员工钟芳赶了过来。两人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他，陪着他一起上了飞机，去了左小影所在的城市。

舒桐听说左小影安排好了一切后，开了煤气又点了火，引发了爆炸后，人被伤得几乎就只能出气儿，不能进气儿了。一连几天他都痴痴呆呆地坐在左小影的房间里，抿着嘴，咬着牙，不吃不喝。

他觉得，有些人还活着，但是已经死了。

他幻想过很多次，很多年之后两人若还能相见会是什么样子。自己会不会很不争气地流下眼泪，或是紧紧将她拥入怀中？他想过无数种画面，从来没有想过他和她再也没有机会见面，这个结果绝对不是他想要的。

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告诉自己：“这个女人不值得自己爱，自作自受……”一年一年他不停地给自己打强心剂。为此他买醉过，沉沦过，还和一个自己讨厌的女人结过婚。可是当听到左小影的死讯的时候，一切努力都白费了，都崩溃了，甚至还变成了罪恶。

如果当初不赶她走，如果还在一起生活，这十年就算不幸福，至少在一起！也可能就没有如今这种事了！

他要小白一件一件给他讲这十年的事情。小白哭着讲，他哭着听。当听到左小影为了撑起一个家庭，独自在社会上打拼，被人欺负却咬牙坚持的时候，两个男人抱头痛哭。

舒桐不停地拿头撞墙，谁也拉不住，他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在了自己头上——如果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当初赶左小影走，那一切都不会发生！

舒桐说：“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如果，我愿意拿我的所有来交换！”
可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！





那天被舒桐挂了电话后，左小影又给薄雪打了个电话，声音格外冷静，第一句话是：“雪儿，你听我说。”

这么多年的姐妹关系，薄雪一听声音就觉得左小影遇上了什么事，这几天她心里正担心着呢，便问：“小影姐，是不是出了事？”

左小影说：“雪儿，来不及了，你听我说。你小志哥死了，被那些人捅死了，我要跟那些王八蛋同归于尽！现在我只是放不下你和我的父母，还有舒桐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们。我把所有的夜总会都卖了，钱都留给你，你看着安排，文件在张律师那里。好妹妹，保重，来生咱们再做姐妹。”

薄雪听到这里，急得眼泪“唰”地流了出来，声音都吓得颤抖了：“小影姐，别、你别吓我，我害怕……”

左小影凄凉地笑了笑说：“雪儿，你长大了，是个大姑娘了，我一直看好你，你与众不同，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，要坚强。”说完她就把电话挂了。

那天之后，左小影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，怎么打都没有人接。薄雪心里隐约感觉到不安，跟老师请了假就往左小影所在的夜总会赶。

薄雪赶到的时候，刚好遇上夜总会爆炸，她哭着等消防队出结果，消防队队员说：“无一生还。”

她当即晕了过去。

醒来后，她要求看遗体，想再看亲爱的小影姐姐一面。可是小白哭着说：“妹妹，别看了，求你！别看了，算哥哥求你！”